

典藏「纪念」版

小竹岛之恋
尴尬人
小院

黄国荣 著

桑女
走啊走
爱与哀愁

爱与哀愁

风雨行旅卷

人民武警出版社

ISSN 7-1
2012124

阅 览

典藏一周年纪念版

小竹岛之恋
尴尬人
小院

黄国荣 著

桑女
走啊走
爱与哀愁

爱与哀愁

风雨行旅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与哀愁/黄国荣著.

—北京: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11. 9

(黄国荣自选小说集·军事小说卷)

ISBN 978-7-80176-621-2

I. ①爱… II. ①黄…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7027 号

书名: 爱与哀愁

著者: 黄国荣

出版发行: 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址 (100089)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发行部电话: 010-68795350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开本: 770×1000 1/16

字数: 270 千字

印张: 18

印数: 0—5000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8.00 元 (全三册)

现 实

——《爱与哀愁》序

现实，与作家主观意识毫无关联的客观存在，正如荀子在《天论》中所言：“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现实，与作家主观意识毫无关联，但作家意识却完全依赖于现实。没有一位作家写作能脱离现实，无论他是意识流、后现代、魔幻现实主义，还是新写实主义。

作家与现实这种关系，客观上是一种不对等关系，一种无法沟通的关系，一种被动的关系。换句话说，作家只能适应现实，认识现实，反映现实，而无力驱使现实，改变现实。有人说，每个文学作品都是作家自我与现实“紧张关系”的产物，我认为是作家自我与现实冲突的产物。福克纳在诺贝尔奖受奖演说中说，“唯有此种内心冲突才能孕育出佳作来，因为只有这种冲突才值得写，才值得为之痛苦和烦恼”。

作家生存在现实，而不是世外桃源，他的理性和感性知识都来自于现实，他的情感、思想、爱憎、嗜好、恩怨都形成于现实。他不可能超越现实，作家写作离开了现实，作品便成了闭门造车，作家自身也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作家江郎才尽，其实是生活枯竭造成的衰败。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个人的思维、个性、理想、爱憎与追求，现实不可能按照每一个人的意愿而改变其客观性，主观意识与现实就必然形成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以至发生矛盾和冲突。作家更是如此，作家作为普通人本与现实存在许多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与矛盾冲突，加之作家的职业与思维，现实的不可塑性和不公正性，更加剧了作家主观意识与客观现实的紧张关系和矛盾冲突。人和现实的不一致与紧张矛盾，正是作家观察生活的着眼点，也是作家写作的出发点。

现实本来是客观自然的，但在作家的视角里与他的愿望完全不相吻合，往往混乱不堪，甚至完全颠倒。他要寻找真实，虚伪却常常登门拜访；他要彰显善良，邪恶却时时不停侵扰；他要追求美好，丑陋却比比皆是。现实对作家来说，总让他痛苦、郁闷以至愤怒。写作的激情就产生其中。

作家常常生活在两种现实中，一是现时的现实，一是记忆的现实。当他与现时的现实关系紧张、发生冲突时，他会让自己沉浸到记忆的现实之中，对现时的现实进行历史的、纵向的、横向的思考，他因此而会产生满腔的愤懑，以至寝食难安，欲罢不能，在这种痛苦与煎熬之中孕育出新作，将自己的感动、郁闷、痛苦和愤怒全部倾注其中。

秀春所经历的情感痛苦，以至毫无价值地被扼杀（《小竹岛之恋》）；屈应天在京城所遭遇的做人做事的种种尴尬（《尴尬人》）；叶小青面对领导兼情人、母亲、初恋情人的无奈和心灵潜移默化的沉沦（《小院》）；桑女对大水由恨变爱的演变和世俗对她的打压（《桑女》）；东明这个现代农民失去土地后重新创业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走啊走》）；周江川老师、妻子夏芳婷、女儿夏小雨一家所承受的心灵苦难（《爱与哀愁》），可以说都是我与现实冲突的真实写照。

我读完北大吴晓东老师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就手坐马桶上在书空白页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世界、地球、宇宙是客观存在。存在对于人类仅仅是可能，文学、艺术都在研究存在，实际是在表现各种各样的可能。你可能先知，也可能永远混沌；可能认知，也可能永远未知；可能感知，也可能永远都没发现，这要看各人自己的造化。”这些作品是现实给我的造化。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于大慧寺清虚斋

目 录

现实（序）	1
小竹岛之恋	1
尴尬人	46
小院	104
桑女	149
走啊走	185
爱与哀愁	244

小竹岛之恋

—

狄老大瞪着两眼半夜没能合上，天亮倒鼾声如雷做起了梦。花轿、太阳、龙船、娘娘、云山雾海……

“还睡！人家上土水都挑来了。”

老伴在他屁股上一巴掌赶走了他的梦。

狄老大一个鲤鱼翻身下炕，没系死裤腰带就冲出大门，见日头在东海面那水天相接处笑咪咪地露出脸，乐得一拍屁股颠进了门，顺手在老伴的屁股上捏了一把。老伴嗷他一句：“都要做公公爹了还没个正经样。”

日子是狄老大翻破一本皇历择定的。

狄家香火不旺，三代都是单传，这日子马虎不得，责任重大，要不对先祖列宗没法交代。

狄老大在屋里乐滋滋地忙着张罗喜宴，没承想外边老天爷变了卦。一袋烟工夫，日头不知钻哪跟谁偷情去了。天阴下脸来，煞是难看；海接着也阴了，一副沉闷；小竹岛自然阴沉沉的。狄老大心里阴得更厉害，活像全家积蓄猛一下丢了一般，说不出有多难受。

“上土，行了行了。”

魏仁民第二担水挑进了院子。

魏仁民是小竹岛排的炊事班长兼给养员，过去没衔的时候就称他上土，现在肩上一粗三细四道杠，叫上土就更名副其实了。

小竹岛就只狄家一户居民。岛上只营房底下一眼井，狄家男人一出海，挑水、家里的油盐酱醋肉蛋菜蔬全由魏仁民包了。狄家老两口对魏仁民比对儿子狄德龙还钟爱。魏仁民对狄家的帮助是实心实意的，并没有把这些当拥政爱民的事迹来创造，也没有把它当作个人的先进事迹，为他转志愿兵铺路。他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何况排长又是他同乡，这也算排里的一件工作。

“上士，你放下。”

魏仁民放下水担又抄起扫帚，被狄家大娘拦住，“这里的事都齐了，你回去洗洗脸，换身新衣服，待会儿你到码头接新娘去。”

“我？”

“对呀！你不去还让谁去呢？”

狄家在岛上无亲无眷，公婆不好降低身份到码头迎媳妇，儿子去又不放心，怕他做出不得体的事，这事只能请部队请魏仁民，从新房的布置到迎新的爆竹、喜宴的菜肴，全是魏仁民一手操办的，倒像是给他娶媳妇。

狄德龙没事大爷一般，他只知道扳着手指算日子，嘴里整日念叨要做新郎官了，那身膘油厚实的肉疙瘩里没有几个心眼儿。此刻他已经换上那套早就闹着要穿的西装，嘿嘿嘿翻过坡去跑到小竹岛排一个不漏地去见每一个官兵，让别人看他的新衣服，还腼腼腆腆地别着那朵鲜红的大红花。听人夸他，德龙今天要做新郎官了，穿西衣真帅，他就乐得嘿嘿笑一阵。要不夸他，就噘着嘴老大不高兴。

早饭后，老天竟淅淅沥沥下起小雨。那时疏时密不紧不慢的雨点似乎在向人们提醒着什么。

直到后来的故事发生，小竹岛排班以上干部才想起那天狄老大这酒坛子没喝几盅酒。此时此刻他们没功夫顾及这种没影儿的事，这是小岛排进驻小竹岛二十多年来头一次经历这样的喜事。狄家是小竹岛唯一的一户居民，狄家的事就是小竹岛的事，小竹岛的事自然便是小竹岛排的事，狄家娶媳妇也如同小竹岛排娶媳妇。

排长命全排出动，一拨人去把狄家通向码头的路打扫一遍，一拨人把大红喜字从码头一直贴到洞房的门上。除了这，他还让他们修修头发，换换衣裳，说要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迎新娘子。

“哎呀！老头子啊，你看看，上士换上这套新军装，真像个新郎官了！”狄家大娘说得魏仁民脸红了。

“大娘，到时候怎么接呀？”

“你到码头把新娘子接下船，再招呼那些送亲的亲戚一起来，让其他同志抬嫁妆，你们一上坡，这边就放鞭炮。”

“哎”。

海上的运输艇减速驰向小竹岛的时候，岛上的激动便无法抑制。小竹岛驻军最高长官守岛排长的口令立即失去了权威，他已无力把面前这帮兵的灵魂统一到口令里。他宣布了新娘子上岛后只允许魏仁民单独出入狄家；接着宣布参加喜筵的名单，狄老大要求全排都去，考虑到战备问题，排长还是只选了部分人参加；最后派出一、三班协助魏仁民到码头迎接新娘搬运嫁妆，二班放鞭炮。领受到任务的继续激动，没领到任务的暗地沮丧。

运输艇亲昵地和小竹岛紧紧地拥抱成一体，当那一簇鲜红出现在甲板上的那一刻，小岛上那一双双骨碌碌的眼睛一齐从各个方位射向码头。

魏仁民在码头边朝船上那簇鲜红伸出了手，他先感觉到的是一只柔软、润滑的小手，接着再把目光与那一簇鲜红送来的目光相接，那一瞬间，他身子似遭了电击一样，他不知道自己对新娘子说了什么，又怎样把她拉上码头。在他脑子里心底里除了那一簇鲜红和那双不敢再与之相望的杏眼外，其余全是空白。

这样的姑娘为什么嫁给他？

他不知道自己嘟囔了一句什么，他更不知道身后的那簇鲜红竟一直抬着头盯着他的后背。

码头到狄家这一段小路，今天在魏仁民脚下走得特别细腻特别秀气。他身边的人似乎也需要这样的细腻和秀气，他们走得都很耐心，以致狄德龙在门口急得团团乱转。

新娘还没进门，狄德龙就迫不及待地跑过来拉住新娘子看，送亲的亲戚们都皱上了眉头。要不是狄老大一声喝唬，不知会闹出什么笑话。

喜宴的气氛不好是肯定的。送嫁的亲戚们都阴着脸。他们眼睁睁

地把自家天仙一般的人儿送来嫁给这么一个傻女婿。

狄老大始终未能激起情绪敬大家一盅酒。狄德龙却置母亲的叮嘱不顾，人家敬他他干杯，别人不敬他也干杯，菜刚上了一半他就醉得不认识爹和娘，让几个战士架进了新房。新娘子坐在桌子旁未动一下筷子，一直陷在她不想醒来的梦里。

二

浓重的夜雾遮没了小竹岛，小竹岛在黑暗中叹息。

“唉，好端端的一个姑娘白白给糟蹋了，真可惜！”新兵小张在上铺哀叹。

“红颜历来薄命，这就叫命，痴人有痴福，谁知……”老兵大马在下铺打诨。

“南山岛是县城，什么样的人不好找。”

“难说，说不准是烂肚子黄鱼搁不住哪。”

“吵什么！睡觉”魏仁民居然火了。

屋子里一片宁静，空气中却显得有些沉闷。魏仁民的火发得让另外两位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从来没见过他发过火，再说这事本身也用不着火，他们躺在床上谈女人也不是头一回了。他们感觉魏仁民是真发了火，而且很火，他们只是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尽管在黑暗之中，还是表现出了一副瞠目结舌的样子。

屋子里的沉闷渐渐消散，显出一片沉寂。

三张床上的三个人谁也没入睡，眼前的事引发出来的各种疑惑让他们失去睡觉的兴致。

老兵大马触景生情，浮想联翩，也是二十大几的人了，狄德龙这小子连学校门是方的圆的都不知道，居然娶了个这么漂亮的老婆，听说还是高中毕业。自己呢？共产党员，说起来也是高中生，可连个对象都没有，还一门心思镇守天涯自命不凡。

新兵小张在想自己的上士，他究竟为啥要发这无名火？一天没见他有个笑模样，动啥肝火呢！说不定人家这会儿两口儿正搂着亲不够呢。是转志愿兵的事挠心？这也用不着急呀！还有大半年呢，论条件

一切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了，急也抢不了先，不急也落不了后。是和尚看花轿，触景生情有心事？那也用不着发这火呀！真让人不明白。

魏仁民更无睡意。他心里很烦躁。假如他不去迎她，去迎她不到码头边伸手去拉她，拉她不跟她对视这一眼，也许他不会如此失魂落魄。可是他去了也拉了她，而且还跟她实实在在对视了一眼，对得差点灵魂出窍。他不气狄德龙，他气她，什么年月了，为什么还会这样听命安排，却又心里痛苦；他气老天爷，为什么给了她美貌却又对她这样残酷。难道真的像他们说的是……不！她绝不会是这种人。他一眼就看出来了。她是个高傲而纯洁的姑娘。他发火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相而看轻她，他不允许别人随便看轻她。可她究竟为什么要嫁到这儿来呢？他心里很苦闷。

“哈哈，听说了吗？夜班岗传出来，夜里狄家传出了新娘子杀猪似的哭叫，这么娇嫩的小娘们怎经得住狄德龙这头猪折腾。”老兵大马担水回来兴致十足地报告新闻。

魏仁民心里似让谁捅了一刀。

“嘿嘿，怪不得呢，是二手货，在娘家就有相好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人家怎么得罪你啦？”魏仁民停住手中的菜刀，两眼冒着火。

“嘿，你急什么？又不是你妹子，是她自己亲戚们说的。住在咱们俱乐部里的那些送亲的人议论来着，说她爹娘太狠心，什么填房就填房呗，那边是教师，总比嫁到这孤岛上跟这么个呆子强，一万块钱就舍得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唉，蛤命难测哟！”老兵大马挑起水桶出了厨房。魏仁民像被老兵大马带走了魂，切菜的节奏立即像电压不稳的留声机，时断时续。填房？呆子？一万元钱？她究竟遇到了什么呢？难道她金玉其表，败絮其中……

“上士，上士！”狄德龙来到炊事班。

“大清早到处乱窜干什么？”一夜间魏仁民失去了以往那种热情。

“我，我是来找我老婆的，我醒过来她不见了。”

“她怎么啦？”

“我，我……”

“你欺负她啦？”

“我，我夜里把她弄痛了……”

说者没有心，听者却红了脸。

“她不跟我说话，不让我碰她，我就弄了她。我不知道她会这么痛，都出血了，出了好多，床单上都是，要知道她这么痛，我就不弄了……”

“你是头猪！”魏仁民从来没这样咬牙切齿地骂过人，“老天爷怎么没长眼，你知道你要到的是什么人？她是天仙，是白玉——”

“不不，她不叫天仙，也不叫白玉，她叫秀春。”

“你……我告诉你，你要不好好待她，你要再欺负她，小心雷劈了你！”

“我憋不住呀，后来又强弄她两回，她不理我了，你说我还弄不弄她？”

“你给我滚！”

狄德龙吓得一哆嗦。

三

鬼使神差，是责任感的驱使？是情感的觉醒？还是潜藏在心底的私欲的膨胀？他说不上。反正他听了狄德龙的话后，他无法在屋里坐着，身不由己地绕着小竹岛转悠起来，两条腿好像不由他大脑指挥。此时要是有人碰上，只需问他句：你在干什么？他可能会无地自容。

夜里他想了许多，后来告诫自己：算了，不要管这闲事。你也改变不了什么，更何况谁也没要求你去改变什么，弄不好反惹一身骚。年底就要转志愿兵了，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年。志愿兵虽不是什么官，也发不了什么财，可这是他改变自己命运，摆脱贫困的农村唯一的机会和出路。不能为了她葬送自己已经付出的努力。再说她也并不是没有头脑，她既然听凭命运摆布，愿意如此，你又操的哪门子心呢？这样一想，他心里平静了许多，天亮前才睡了一小觉。可刚才听狄德龙这么一说，他的心里又乱了方寸。

转到南坡，他的眼睛突然一亮。半山腰那块平滑如台的山石上坐

着那簇鲜红。战士们每当思念故乡亲人或心里有了委屈都到这块石头上坐着，遥望大陆，诉说心声。战士们称它望娘石。此刻，她坐在望娘石上，凝视着她的故乡——南山岛。

魏仁民立即停住了脚步，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他是在找她。现在人就在他眼前，他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接新娘的任务昨天已经完成，他是个战士，她是新媳妇，他没有权利也没有任何理由找她跟她说话。

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拿不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那簇鲜红纹丝不动。他无法让自己如此僵持下去，便移步转身离去。

他忍不住扭头朝她看去，恰巧又与那对美丽的杏眼相接，他只能回避低下了头。那簇鲜红却没有吝惜自己美丽的目光。牢牢地看定了他。他没抬头，感觉到是这样。虽则一瞬，可他清楚地看到了，她眼睛里没有一滴泪，他原以为她在哭，在想她的家，或者心上的人……

“家里人在找你，刚打春，石头上凉，这样坐着会凉着身子，事情已经这样了，自己要保重。”

魏仁民远远地打摆子一般轻轻地说出了这些。连他自己也弄不清这些话是他说的还是天上飘下来的。

就这么几句话，那对美丽的杏眼竟流下了一串晶莹如珠的眼泪，他是用余光扫到的。

魏仁民见到这串泪，心里竟不是那么难受，反而浑身有种舒坦，我这是怎么了？

“回家吧，他在找你。”魏仁民还是勾着头，说完他先一步一步离去。

他又忍不住回过头来。

那簇鲜红果真站了起来，而且也回眸看了他一眼，虽然他们已相隔一段距离，但他们似乎都感受到了目光的相接。他自然立即又勾下头。他觉得那射过来的目光对他充满着真诚和坦率。这是他有生来第一次与女人这样说话这样相看。他似乎想却又怕这样和女人看下去。

四

鱼汛到了，渔业队要出海远征。

“娘，娘，跟爹说，你跟爹说呀！”狄德龙在东屋缠着他娘。

“日子长着哪，去吧。”

“不，我不想去，要去让她也一起去。”

“傻！女人哪能出海！”

“你在屋里磨蹭啥？船在等着呢！拿着铺盖走！”狄老大大在院子里发了令。这事他跟老伴反复商量的结果是不能让儿子不出海在家里闲着陪媳妇，这样天理难容。

“老头子啊！你头里走，我帮他料理一下就来。”

“噤！就让你惯得没个人样！”狄老大大扛起自己的铺盖卷儿出了门。

“快，去跟秀春说会话。”娘给他使了个眼色。狄德龙如获圣旨向西屋窜去。

“你干什么？大白天，不！”

“娘说了，你就让让我……”

“我身子不干净……”

“秀啊！他这一出海，五月半载回不来，你就……”当娘的给儿子求情。

“你就不怕海神娘给你报应！”

衣服被撕裂声让门外的娘心里打颤。她转身跑到海神娘娘面前，请求宽恕。

这边屋里一阵乱七八糟，码头那边船上等得有点烦。

“这小子看样子是叫老婆的裤腰带拴住了”。

“狄老大你心也太狠了。”

“刚吃上奶就要卡，不好受啊！”

渔老大们你一言我一语逗起乐来。

“你小子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想当初你是怎么搂着老婆在码头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来着？”

“嘿嘿，是啊，常言道，有女莫嫁打鱼郎，夜对明月守空房，提心吊胆几十载，十有八九寡妇娘，苦命啊！”

不知是几袋烟功夫，狄德龙终于扛着铺盖摇摇晃晃走下山来。秀春头发蓬松在婆婆的搀扶下，跟着狄德龙来到码头，算是送船。

“哎哟！德龙这小子艳福不浅呀，媳妇是龙王女投胎转世呀！”

“德龙，我要是有这么漂亮的老婆，砍我头我也不去！”

“德龙，你不怕老婆被那帮当兵的偷啦？”

秀春没有羞涩，反而昂起了头，那股劲似乎在吼叫：我还有什么可羞涩的！

“爹……”狄德龙眼泪巴巴地看着父亲。

“辱没祖宗的东西，右满舵，后退一。”

“走了，媳妇们在家好好守着！”

“秀——春！”狄德龙咧嗓门吼叫。

船上一番热烈。

码头上一片冷清。

五

“我去狄家一趟，看他们有什么要捎的。”魏仁民向新兵和老兵说了这句话，连他自己也觉得别扭，自己先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今日来班船，他要出岛去大陆，自然要到狄家问一问有什么要办的事。这几年都是如此，这是排长交给他的一项任务，是件极平常极自然的事情，从来不需要跟谁请假和向谁说明。他这么一说，别人反倒觉得有点奇怪。

这件极平常极自然的事情，今天在魏仁民心里怎么也不能跟以往那样平常，那样自然，一种连他自己也难以说清的意念像只小兔子在心里面乱拱，就因为狄家多了个新媳妇一早晨弄得他坐不是，立不是，东摸摸这，西找找那，那神经兮兮的样让旁人见了真想笑。

自从那天在南坡望娘石上找到她，她在他心里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眼以后的每一个夜，他没能与他的床板安安稳稳合过拍，一合上眼，那对美丽而满含痛苦的杏眼就出现在他眼前；睁开眼，面前还是

那对美丽而满含痛苦的杏眼。美丽并没啥，让他不能安宁的是那美丽中含着的痛苦。他认为他有责任弄清这美丽之中的痛苦的原委，可他又不知道该如何去弄清。他确信他没有误解她的眼神所表达的她不愿意将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向别人诉说而愿意向他倾吐的意愿，可至今他再没有见到她更无法从她嘴里听到一个他渴望听到的字。探人隐私的欲望折磨着他，高压电一般的纪律又直接制约着他找到实现这种欲望的机会和勇气。他不能置个人的前途而不顾，团、营、连三级领导都答应为他争取一个转志愿兵的名额，他不能在关键时刻走错半步。于是无法说出口也无法消除的煎熬和折磨就紧紧地缠着他。就因为这些，他上狄家无法从容。无法自然。

“大娘，今日有班船。”

这样的话他说过千遍百遍，今天说出来却心怀鬼胎一般。

“哎，上士啊，这些日子忙啥去啦？我有日子没见你了，出岛啦？”

“没，没，一直在岛上来着。”

“那咋不来耍？”

“进屋里呀！德龙娶了媳妇生分啦？”

“不，不，”心里巴不得要听这样的话，“船一会儿就到，看要捎什么？”说话的同时两眼偷空扫了一圈，不见他想要看到的颜色，心里有点凉。

“噢，开春了，有新鲜菜捎点来，再买点酱油醋，买袋味精，我给你拿家什拿钱。”

“哎，哎。”他又迅速搜寻一遍仍不见她。

魏仁民接过钱和桶，两条胳膊软软的。来狄家要办的事已经办了，没有理由再尴尬地待下去，可心里还不免有些失望。

“哎，大娘，”尽管他知道想自己想做和能做的都是毫无意义的傻事，尽管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很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前途，但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见她一面的机会，“那个，她要捎什么吗？”

“哎哟，你看我差点忘了，要过日子啊，总不能坐着吃闲饭啊，他爹跟村长说好了，你回来船靠大竹岛时去村里领些尼龙线和花边线，下次出岛你再把织好的扇贝笼和花边交回去。”

“哎，哎，”他又有些窘困，现在该离开了。婆婆一点也不解他意，魏仁民有苦难言。

“秀春，上土出岛，你要捎什么东西吗？”婆婆的话让他顿时精神振奋。

该回话的时间白白地过去了，留给他的更彻底的失望，他没趣地转身朝外走去。

“捎点卫生纸。”

姗姗来迟的回答让他心里一热，可她没出来，话是在房里说的。尽管如此，他还是神气了许多。

“哎……”

就在他将要走出院门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令他心醉的声音。

“是那，那样……”

他看见了，是回头的一刹那看到的，他不敢堂堂正正与她面对面对视。她卸去了红装，上紫下蓝，亭亭玉立在屋门口；他似乎还清清楚楚地看到，也是他今生今世头一回看到一位美丽的女人对他脸红。他没敢把内心那股从脚底油然而生的抑制不住的激动表现出来的，只是勾着头说：

“我知道，我明白。”

出了狄家的门他才痛痛快快地蹦了三步。

六

立春以来第一个富有春意的日子。和风、丽日、青天、碧海，还有草木枝头上那些绿芽，一齐向人间撒着情和爱。这天气诱发人想做一些美好的事情。可谁也没料到这竟会是小竹岛悲痛的日子。

电话是大竹岛村长打来的，排长脸上顿时失去了往日的血色和笑容。排长带着魏仁民沉重地走进狄家院子，眼前，春光下婆婆除下头巾，含着甜蜜编织着美好的心愿，新媳妇换上了火红的毛衣，充满向往地勾织着属于她自己的梦。

面对这样的情景，排长他找不到开口的话。